

畅情

# 烟雨缥缈又清明

□ 刘刚

我习惯了阳光照耀,面对突如其来的细雨多少有些排斥。

印象中,每年清明都是细雨霏霏,像烟像雾,像一层灰白的纱,像极了爷爷去世那天,家族晚辈头上戴着的那块白色孝布。随着道场里传出的阵阵锣鼓声、鞭炮声,顶着孝布的晚辈们齐整整地跪成一排,作揖、叩头。爷爷下葬那天,也是阴雨濛濛的,锣鼓声和唢呐声响彻村庄,附近的父老乡亲从风雨中赶来,送我爷爷最后一程。很多人我都没见过,年纪与我爷爷一般大,他们说:刘师傅,慢些走,天堂路很近……

后来听爸爸说,爷爷的人缘极好,是因为爷爷的手艺好。爷爷一手缝纫技能,名播十里八乡。平日里摆摊帮人钉纽扣、缝衣裤,到了寒冬腊月就走村串户给人家做新衣新帽。手艺精湛、收费低廉,深得村民们爱戴,无论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叫他“刘师傅”。

邻村有位裁缝师傅,据说还是爷

爷的师弟,他的手艺也不错,比爷爷小十来岁,不怕翻山越岭和熬夜,手脚也麻利,请他做新衣的人络绎不绝,生意自然比爷爷要好得多。有人建议爷爷向师弟学习,爷爷说自己受身体限制,不能翻山越岭去服务偏远的乡亲,也不能熬太多的夜赶工做衣服,所以师弟生意好是天注定,自己呢,有衣服做就做,没衣服做还可以种点庄稼,有什么关系哩!爷爷的心态真好,让人钦佩。

渐渐地,爷爷的生意好起来了,原因是师弟收费太高,当时捉襟见肘的村民更愿意找爷爷缝制衣裳,能省一分是一分。寒冬腊月里,爷爷忙得不亦乐乎。此时,又有村民劝爷爷涨价,别委屈了自己。爷爷说,我是靠手艺吃饭,不是靠手艺发财,大家乡里乡亲的,相互有个照顾就行啦!爷爷的洒脱和淳朴很快传开了,许多村民不让爷爷累着,秋收结束就开始让爷爷做过年穿的新衣裳,时间长,不怕等。

爷爷确实很淳朴,也很豁达,不与人计较,宽容善待每个人,那时就在我心头种下了这颗种子,时至今日,依然如初。

还有最让村民敬佩的,是爷爷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爷爷不管去谁家做衣裳,不变的宗旨就是不浪费一寸布料一根线。即使剪下的边角碎布,也会恰到好处地用在棉衣衬袋里,看不见也摸不着,深得村民喜欢。

爷爷,就这样简简单单地,与人无过,与世无争,但留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,却是浓墨重彩,玉洁金雕。每次从他乡归来,我都会去爷爷的坟前摆上水果,点上蜡烛,跟爷爷说说话,工作上的、生活上的,都告诉爷爷。

又一个烟雨飘渺的清明节,工作在异乡的我,常常梦回故园,与爷爷叙话,拉家常,讲故事。叩问爷爷:您在天堂还好吗?

感悟

## 春风又绿岳麓山

邵阳县教育局  
李军锋

我去岳麓山已有几次,每次都乘兴而去、尽兴而归。国内的风景区名胜良多,有些过于奇险、有些历史人文底蕴不足,惟岳麓山,山水格局、人文风光、人气聚集三个方面,让人倾心亦舒心。岳麓山的春,格外引人入胜。

岳麓山景区上坡入口树木葱茏、葱葱郁郁,一座青瓦白墙门牌上书“岳麓山”三个遒劲大字。山路平阔洁净,山上香樟成荫,和风习习,空气清新,脚步倍感轻快。我每次登岳麓山,几乎都是一气直到山顶,再一鼓作气沿小山下山,颇为顺畅。

行至山腰处,便是到了岳麓山景致最秀丽、最幽美所在。先是一块镌刻着“枫林”两个赤红行书大字的巨石映入眼帘,接着,夹道种植的桃李梨樱各类观赏树木,正赶上花期,新叶映衬鲜花,红粉玉妆、生机盎然。人在花下,应接不暇。沐浴着暖春午后的和煦阳光,静看花谢花飞,红尘紫陌,落英纷纷。孩子们欢呼着、追逐着花瓣,伸出小手尽情拥抱岳麓山美丽的春天。道旁一座小丘,拾级而上,只见四周苍松青翠欲滴,槭树亭亭如盖,圈内又有月季、山茶点缀,层次分明,绝不单调,别具匠心。如果说岳麓山是一首诗,那么,山腰就是诗的名句;如果说岳麓山是一首曲子,那么山腰就是曲子的小高潮;如果说岳麓山是一个自然的传奇,那么山腰就是传奇的亮点。

一边尽情观赏,一边脚步不停,来到岳麓山观景之巅。伫立台上,悠悠湘江、层林叠翠,尽收眼底。观景台上凭栏临风,抚今追昔,禁不住心潮起伏。

从观景台下来,沿山后大道旁的小路徐行下山,沿途有蔡锷墓、黄兴墓可供凭吊,两位忧国忧民的志士长眠于此,正是“青山有幸埋忠骨”。

山脚下爱晚亭卓尔不群,亭角上扬、如鹰展翅。亭外香樟合抱、溪水潺潺,游鱼细石,相得益彰,可以入画。再往前就是千年岳麓书院,书院正门一副对联,“惟楚有才、于斯为盛”气魄不凡。仰各位大儒先贤,心向往之,购票沿小径一路观赏,书院内翠竹掩映、曲径通幽,犹闻书香,颇为雅致,果然是读书的宝地。出了书院沿大路左走到湖南大学校园,回看岳麓山,暮色茫茫。

抒怀

## 外公走了

平江县岑川中学  
杨辉

外公走了,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走了,在这个料峭的季节,去了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。

几日不见,咫尺天涯。偌大的堂屋中间搁置着一口枣红色的棺椁,棺椁由两条灰白的长凳子支撑着。灵前燃着一炷馨香,淡白的烟雾在棺椁周围袅袅萦绕,冷清的香灰撒落在祭坛上。屋外的阳光斜射进来,照在斑驳的墙壁上,也撒在棺椁上。四下俱寂,依稀听见阳光与空气碰撞的声音。

临近立春节气,田野里有虫鸣的迹象,鸟儿婉转,传播着春天的讯息,按捺不住的春潮在乡村涌动,也在人们的心里涌动。可屋内依然是严寒的冬天,忧伤、孤独、凄清和惶恐像魔兽一样吸附在祭坛上,在棺椁上撕咬,在空气里徘徊。

外公真的走了,哭泣,悲嚎的声音又一次传入我的耳畔。可我宁愿相信他是安静地睡着了,只是长眠,只是不醒,或许这么想,心里安定踏实点儿,不至于慌乱颤栗,不至于忐忑不安。

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若干个鲜活的画面:外公大侃三国、水浒的激昂;外公汲水烟筒的悠闲……外公的一生是漫长的,也是坎坷的。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,青年时服过兵役,中年时当过大队支书,老年时仍在为村里的公益事业献计献策。他曾说过,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,在于让许多人获得快乐,在于不息和奋斗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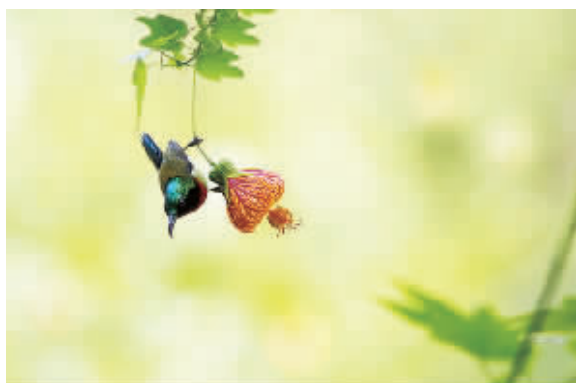
外公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,生前为别人着想,死时亦然。临走前的日子里,他虽然病重,耳朵不好使,但也略微知晓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,他曾多次嘱咐丧葬从简从速,或者不办葬礼。舅遵从遗愿,配合政府要求,在村口竖起了一块“新冠病毒流行,谢绝亲朋吊唁”的讣告。我想,睡去的外公也应该会含笑的,这是他的秉性和操守。

下葬日,依然安静。田野里飘浮着一层洁白的霜花,阳光也是白色的,路旁的枝头上似乎可以看见几朵白花,还有零星的缓缓移动着的白衣服和白口罩。除此之外,就只有那时断时续的哭泣声……

这是一个太匆匆的葬礼。只有待到春暖花开,我再去祭祀外公。

## 有你相伴

印象



伍若毅/摄

写意

## 沁园小记

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钟武伟

江南三月,草木蔓发,春山可望。校园东北角的沁园恰似春光中的一幅江南古典山水画,画风淡雅,意境高远。

“沁园”之名镌刻于入园处的白色方形大石上,红色毛体,洒脱奔放。“沁园”之名寄寓深远。“沁”字左为水,右为心,以水涤心,涤去尘埃与喧嚣,心自纯净旷达。孟子云:“心之官则思。”古人认为,人的思想、情志皆由心生,故修身重在养心。现代教育将“身心健康”作为育人的基本标准,“心”的涵义更为丰富,包括人的思想、品格、情感、精神等多个层面。育人需育心,此乃古今育人之要义。于全校师生而言,沁园是休憩赏景之所,更是养心、怡情、明志之处。

沁园以江南古典园林辩证之法布局,景物主次分明,错落有序,自然与人文景观浑然一体。江南水乡,以水景见长。全园景观以沁池为主,

望月亭次之,山、石、树、草环水而设,亭、廊、栏、径映衬其间,构成园林全景。赭红曲廊横跨沁池南北,将沁园之水一分为二。东岸假山翠竹掩映,怪石嶙峋,飞瀑自半山喷涌而出,激石入池。池中鱼戏莲叶,澄澈可鉴,倒映天光云影。池堤巨石交错,苍兰环畔,垂柳拂波。望月亭伫立南岸,单檐四柱,琉璃灰瓦,亭角飞翘,曲廊、幽径于此交汇延伸,为全园赏景最佳处。园中草木二十余种,高低偃仰,疏密有致。四周最高处,樟树、银杏、朴树等数棵大乔木高高矗立。

沁园之花是大自然降临于此的季节女使。春天繁花似锦,满园芬芳。早春料峭时节,沁园入口处的山茶花已凌寒绽放,大红浓艳,热烈奔放。三月万物复苏,柳絮纷飞,满树密密匝匝的粉红桃花、雪白梨花远望如同一团团彩色烟雾,引来蜂飞

蝶舞。不久,沁园东北角的三株紫玉兰最惹人注目,光洁的树枝上朵朵紫红之花婀娜玉立,芳香淡雅,宛如古代出宫赏春寻芳的成群佳丽。春末夏初,低矮成片的小苍兰、杜鹃、栀子树从先后披上鹅黄、红色、白色花衣。盛夏,沁池北岸小路旁的那树石榴花似火燃烧,染红一半池水。散布在池边石缝里的数丛玫瑰或红或白,娇艳百媚,风姿绰约,沁园多出几分夏日浪漫。秋日,东面假山旁的那株繁茂的丹桂成了沁园主角,一树繁星,满园馥郁。冬天,望月亭旁的一树红梅凌寒吐蕊,独斗漫天飞雪,沁园一股苍茫浩然气。天地有常,时令有序,花开有期,此乃自然之道。育人如赏花,不必急躁,当以爱美之心静待花开。

纵横不过百步,沁园可谓小天地。可赏四季之景,可悟自然之道,沁园实乃大乾坤。